

把自己写进多闻雅集的故事

刘兢

华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

对于我们这一代以传播知识生产为业的大陆青椒来说，在读书写字生涯早期遇到 CC 真是一件极幸运的事。2005 年复旦首届新闻传播暑期班开班，CC 是当仁不让的授课老师之一。CC 带来了当时刚出炉不久的《超越西方霸权》，我们拿到了第一批经作者亲自授权的该书大陆复印版。《超越西方霸权》日后在大陆各大新闻院系周围的复印店流传甚广，我相信它会成为一代大陆传播学人珍视的集体记忆。我们当年接触的传播学教科书里满是陌生的洋大人的名字，而上一代大陆传播学人讲述的中国传播故事则或者离现实太远，或者大多对现实问题欲言又止。《超越西方霸权》的作者谙熟西方传学真经，又有追问勾连传媒研究与现当代中国研究的真问题的情怀，行文用字偏偏还老派考究得让人羡慕嫉妒不恨，这样的作品应成为华人传学后辈反复揣摩的经典。我从遭遇《超越西方霸权》开始，然后将《Voices of China》、《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Power, Money and Media》、《China's Media, Global Context》一本本找来细读，然后就有了进一步了解 CC 的故事的愿望，然后就有了 CC 讲述他和中国传媒研究的故事的访谈《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知识地图》，然后就有了 2012 年城大之旅，然后就有了 2016 年中大多闻论坛。



很晚才晓得今年多闻论坛的主题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因为时间太赶，也来不及抓耳挠腮地做太多准备功夫，索性洗净耳朵，恭听其他多友讲故事。刘鹏老师讲的是《万历十五年》。他说他喜欢能观照现实的精巧文字，《新闻记者》也是我眼中最好看且接地气的

本学门期刊。绍根对《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反思坦诚真挚。“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二十年前，方先生的经典引我进新闻学门。二十年后，方先生的传灯人告诉我经典背后的故事。乐媛说《欲望与利益》是导师推荐的励志书。她的故事让从未读过此书、但已身为导师的我心有戚戚。好导师的意义不仅在于传道授业，更在于提示学生反躬自省，引导学生发现学术人生中最值得追问的重要问题。王鑫讲杜威的《确定性的追求》让她走出了思维定势迷障，喜根老师把多年以前读过的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称作启蒙书。殊途同归，它们都让我想起近期喜欢的《人类简史》里赫拉利（Yuval N. Harari）的洞见：现代科学的知识论要义在于“知无知”，“我们承认自己并非无所不知……我们也愿意在知识进展之后，承认过去相信的可能是错的。于是，再也没有什么概念、想法或理论是神圣不可挑战的。”



“知无知”不易，“知无知然后致知”更难。与同行多友的切磋交流，让平素冷清僻静的求知小径顿时温暖热闹了许多。我在读书会上讲的是北大元培实验班教材《批判性思维教程》，这是我在黄旦老师提点下检讨自己的野狐禅生涯时找到的一本难得的治学指南。黄老师强调读书时要习惯“否思”，可重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沃勒斯坦的绝世才思岂是我这中西学问都欠扎实的俗手庸才所能奢望。《批判性思维教程》按部就班，依预设、论点、论据、逻辑娓娓道来，实在是相见恨晚。陈侠是北大心理学博士出身，听我说起这本教材时竟丝毫不觉低端，反倒满是鼓励和期许，同届多友相互滋养成长的经验实在珍贵。君健是久仰的纪录片达人，对我涉及纪录片和人类学的任何外行问题知无不言，关于新闻电影的共同记忆也让一起暴露了年龄的我们倍感亲切。“学霸”滕朋家的领导黄蓉与我是从未相忘于江湖

的老同事，她更恨不得把她从治学到带娃上的一切心得都传授给我。她谈到了边燕杰老师在西交大给她的莫大帮助，提醒我关注主流社会学门里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她更语重心长地交待我，一定要帮助汐哥儿过渡好一年级，良好的秩序感和任务感是这家伙适应小学评价体系的关键。



因为汐哥儿的缘故，这次多闻论坛与几位多友和多二代有了更频繁的接触。丽丽老师和信茹老师都是成名已久的学界女神，与我家领导一见如故。庄曦和我同为“挣着卖白菜的钱却操着卖白粉的心”的青椒，我们对各自服务单位的发展现状都表达了足够的担忧。汐哥儿打小不怕生，对丽丽老师温润暖心的千金甜甜大姐姐倾慕不已。他说他这次还交到了天天姐姐、嘟嘟哥哥、琪琪姐姐、小西米妹妹、颗颗妹妹等好多好朋友。因为和好朋友在一起，他对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海岛台风历险也没啥感觉，反倒对下岛之后在温泉酒店里和小朋友们疯玩时光恋恋不忘。他说他老了以后要和CC一样多多组织这样的活动，“多友活动能让小朋友的关系更好，不认识的也变得认识，而且还玩得很开心。邓子瑜姐姐生病，甜甜姐姐就照顾她，是真正的朋友。”



小孩子的世界总是充满简单的快乐，也不时地提醒着大人们“莫忘初心”！感谢志安、艳红、家银、理峰和所有中大团队的年轻人们，他们给大陆新闻与传播教育学界带进了一股难得的清劲之风。感谢

CC，他开创的多闻雅集让每位已经长大或正在长大的青椒们能时不时有机会聚在一起，共同寻找读书治学伊始那些最简单的快乐。CC之于我们，早已不是一位需要仰视的学界权威，而是长辈，是家人。我愿意和所有有故事的同侪一道，把自己写进多闻雅集的故事。

